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

八十

宮室門

城壁

堵

郭

雉

堞

堙

壘

壘

壘

壘

壘

輿地提綱

城為保民為之也城之制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雉之長三丈而高一丈也古者天子千雉公侯百雉

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諸侯不得以替天子大夫不得以

擬諸侯其小大廣狹等級至嚴也然城上垣曰堞女牆曰堙樓曰麗譙下有門曰譙門望樓無覆屋曰櫓城外有池池無

水曰隍其高下深淺亦莫不各有稱也然城之小者曰堡或曰郭曰壘有軍屯處曰壁外城曰郭曰郭皆就易設險亦不

聞有他義也然強者攻弱者守什則圍敵則戰不得其道未見其可故公侯扞城在得人也衆心成城在得民也猶未也

聖人以道德為城是又不在得人不在于建道德以成安強也彼有北築長城西起臨洮東盡遼水非不欲以

備胡也然而一旦禍發蕭牆之內以為天下僂笑者伊又誰之咎哉

為固

城郭溝池以

記禮運

無壞

一俾城

環攻

三里之城

七里之郭

而一之爭戰一城以一殺保民城以一為之也民而不勝孟人盈城孟

盛民

城者盛也所以一受

魚作

一城

禹始

一作城

強者攻弱

者守敵者戰城郭

自禹始博物志

文築

築城伊滅作豐伊匹滅成溝也築豐

城大小適與城偶大於諸侯小於

天子登登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板以

之制登登載作廣翼二棟之陲陲度之薨二築之一削

馮馮百堵皆與擊鼓弗勝乃立阜門閣閣築室百堵西南其

阜門有仇乃立應門應門將將詩絲城謳宋城華元為植巡功

其腹于思于思弃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

多弃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

衆我寡鼓倡梁孝王廣睢陽城七十里晉太康記云城方

左宣二鼓倡十三里梁孝王築之節杆而後下和之者

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今之樂家城朔方王命南仲彼

睢陽曲是其遺音漢梁孝王傳城朔方詩采薇

城東都周成王七年將營成周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三

七百二十丈郭方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郊山以為天下

之所湊制為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為十里分為百縣通監外

紀京不度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

年梁不處伯好土功亟城而一罷而不偃陽固

晉荀偃請伐荀整曰城小而一勝之渠丘惡一城

不武弗勝為笑固請圍之弗克左襄十年渠丘惡衆潰

奔宮曰城已惡曰其子囊城楚囊在城郢沈尹戌

孰以我為虞左成九子囊城曰苟不能衛城無益也由于

城楚王使一鹿復命子西問高厚大小不知子西責之

也城為陷把梁死其妻哭之城不沒智伯攻趙圍晉

一者三板沈竈產竈民無取旗以登隱十一年公會齊鄭

叛意通監周威烈王紀取旗以登伐許庚辰傳于許

考叔一鄭伯之一螿孤一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螿孤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傳於許城

縣布而上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一復一者三主人辭焉

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方山為城楚國一一以陽人縣布以試城外勇者同上左傳四

華山為城秦踐一為城沙不可築魏祖征馬超每度渭為超騎所

突營不得立又多一一城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土惡

取壤牛僧孺帝欲於鄂州置武昌節度使鄂城一一比

鄂人無復歲費駢巫其名高一一從劍南西川節度成都城歲壞駢

之以便農桑訖功一之得大畜駢曰畜者養也濟以剛健章

圖以獻王使陳章城衢州工畢以圖獻主視西門樟樹密

築長連城開寶二年二月上駐蹕潞州壬辰發潞州戊

築青澗城種世衡知延州青一一世衡言于范仲淹請

西占隴坻本朝慶曆三年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

水洛城來獻其地一一通秦州往來道路隴之二水環城

西流繞帶河渭田肥沃廣數百里雜氏十餘落无所役屬尋遣

靜邊寨主劉滄招集其酋長皆願納質子求補漢官今若就其地築城可得番兵三五萬及弓箭手共捍西賊實為身疆之利從之後城成終賴其利

南臨定河

徐禧與沈括等計議乃言銀州故城雖據明堂川死定河之會

而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求築之形勢險要已定議自永樂堞聲塔平移而右堡為延至長城嶺置六寨自背圍良也孟也羅嘉囉泊川至右娘堡置六堡塞之大者者城圍九百步小者五百步一寨用工畧十二萬餘堡之大者城圍二百步小者百步一堡用工畧萬二千其非九百步之寨二百步之堡所能包盡地勢如則隨宜增展朝廷是其議即日報可徐禧李舜丞沈括李禧等將步騎四萬及諸路役兵城永樂九十四日城成永樂與米脂綏德俱在死定川中永樂北倚山一無一二三面俱絕崖地勢險要虜騎數來爭之俱敗去後其城竟陷沒於虜同上

賊必復來

定康

元年八月延州都監周美言于范仲淹曰一新得志其勢一一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全將遂失之仲淹因為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美領衆力戰會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賊以為救至引去遂募禁兵築萬安城而還長編

虜果不爭

慶曆四年十月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於是檄知環州种世衡與知原州蔣陟共幹其事世衡即起兵會階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城先遣人以計款

又召三族酋長為之諭以官築此城為汝御寇三族

既出不意又三虜援因遂服從同上

修盱眙城

嘉定十二年十月一軍一築興元

城

嘉定十二年十一月



方丈

一為堵左 隱元年注

五板

一而堵公 羊十一年



三堵一為雉長三丈五堵一而雉百雉而

九雉

城隅之制一以為百雉見前注又邑无千

雉

天子一伯七十雉萬雉建金城又金墉雉

相望

韓晃遷浙江東西觀察使聞京都未平築石頭五城自京口抵天山毀上元道佛祠四十區修塢壁起建業抵

京峴樓一孔六帖



聯堞崔神基拜并州長史初州隔汾為東西二城神

建堞

王方彙遷肅州刺史州無隄塹寇易以攻方



守陴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

克之

陴城上僻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左登陴晉伯宗夏

良夫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鉞

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

繕陴

張建封進濠壽廬觀察使是時四方尚多故陴增陴顏真卿為平原太守

卿度必反陽託

浚陴

曹華宋州楚丘人吳少誠叛留守王翊

數禽

署華襄城戍將華一陴堞日與賊搏

湯池 見前 **湯池** 金城 一 伊域 築城 一 實壑 彼

韓城燕師所定 云云 實壑 一 詩韓尖 河為池 秦踐華為城因 漢為池 楚國 方城

以為城 一 冰 命修城池 建炎元年七月丙辰下詔暫於淮甸駐 躍應接四方稍定即還京闕仍命知揚

州呂順浩修浚築城池 沈清臣上言陛下志在剋復先為 城池 出聖政 備邊之計經理荆襄兩淮以固吾

國凡 一 一 一 增修關險教閱民兵 興置屯田蓋死所不盡其至出奏議

無覆屋 露上 一 一 一 作高土 邊方備胡寇 一 槽槽上作

結樺桔槔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 有寇即火然卒之以相告 漢書文穎注 設譙槽 為 一 一 門

注 槽城上守禦 樓宮馬燧傳

郭郭 入宋郭 鄭人以王師會郭 城西部 襄十九年 懼

齊也 注 城成郭 襄十五年李孫宿叔孫豹帥 治城郭 魯西郭 師 一 一 一 備齊故夏城左

馬援所過輒為 築城郭 羅立言宜州人改武陽令以治劇 州縣 一 一 一 地所當者

皆豪富大賈所占下令使自築其外吏籍其闕陝號於眾曰有 不如約為我更完民憚其嚴數旬畢民无田者不知有役

壁 張耳壁 漢高祖北渡河宿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 入 一 一 韓信 一 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

兵趙地 韓信壁 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 開壁而擊 韓 漢高紀 王信壁奪其軍 同上

從間道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苦疾入援趙幟立
漢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
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棄旗鼓走水
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趙軍已不能得信耳欲歸壁壁守漢
赤幟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破虜
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漢信傳
夫會兵滎陽吳方效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
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
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
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
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
陘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廼
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
破吳王濞前漢周亞夫傳

堡 據堡自守

太宗帥精騎擊宋金剛大敗斬首二千級金剛輕騎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

難堡樊伯通張德政
世民免胄示之軍中喜譟且泣
築堡以餉
李齊運拜京兆
橋齊運發民一城一督
芻粟一晟孔六帖

壘 為壘

黃帝以兵師
因壘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

之——而降
復往攻之備
徇齊壘
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入禽之而乘其

車繫桑木為以——日欲
摩晉壘
楚許伯御樂伯攝叔

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行
深溝高壘
韓信張耳
其所聞而復
摩近也
左宣十二年

陘口擊趙成安君聞之李左車說曰信耳乘勝遠聞願足下假
臣奇兵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
退不得還兩將之頭
可致麾下漢高帝紀
背水為壘
諸葛亮至郿軍於渭水之
南司馬懿引軍度渭背水

為壘而
拒之
伺知壘處
馬仙碑在漫常單身入敵境
峻要
所攻數多捷
通監梁武紀

宜閉壘待
羅睺挑戰太宗堅壁不出曰賊恃勝
而驕
以
通監唐高紀

入壁深塹
燕擊漢軍漢土復
而守漢高紀
負土填塹
宗

自將討高麗至遼東城下見士卒
重者於馬上持之及克以其城為遼州
通監唐太宗紀

城門
壁門士
文帝自勞軍之細柳軍士吏被甲銳兵刃
鼓弓弩持節
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

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
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嘗勞軍亞夫乃

傳言開壁門
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
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

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
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

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
至
中門候
後漢邳揮君章
為上東門候帝

於亞夫可得而犯邪
漢周勃傳
常備遇夜方駕還揮拒關不開帝乃迴從
柳宗元小石

中東門入賜暉布貶
東
後邳揮傳
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

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攏之形其旁出堡塢
有若石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

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攏之形其旁出堡塢
有若石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

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寄而堅其疏
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
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
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
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

華翠

微北征讜議

夫兵有萬機係乎一將人有四弊係乎一

心一將不謀則萬機皆失一心不安則四
弊皆病故三蜀之地人心在關京淮之地人心在城合數十州
而爲蜀固非一朝可破也然一關苟失則三蜀之民皆無自存
之心揔數百里而爲城固非一夕可虜也然一穴可攻則三軍
之衆皆無自守之策此無它人心之所恃者在關與城關之與
城既不足恃毋怪其傍徨而無計也二廣之心在於嶺二江之
心在於江一夫越嶺則全廣之民皆憂惶而不可禁一舟泄江

則江南之民皆潰散而不可止此無它人心之所恃者在嶺與
江嶺之與江既不足恃無怪其束手以就擒也故善用兵者必
先守其心而不夫其所恃焉斯爲善守之策矣故古人之用兵
不以地爲難取而以地爲難守不以城爲難拔而以城爲難據
得敵之城而復陷於敵若未害也然敵人之再得則必怒其城
中之人前日敢於降我而逞其殲滅之威則他日未下之城豈
不爲後日計哉強則進取弱則奔去此非素有之物奚足恤也
然敵人之旣奪則必懲其將帥民旅前日之敢於叛已而極其
殺戮之暴則其餘未降之邑豈不爲它日計哉此一郡之失則
百郡無敢降之心前車之顛則後車有覆轍之戒况夫淮北之
地城外平地無屋可居無營可守賊若突至城下嚴兵拒關不
得與戰伺其夜而將卧則密遣一軍邀其腹背遇賊整兵則必
閉復反而不與之鬪迨其卸甲偃息則又出一軍以震之由是
自昏至曉無時而息則賊軍夜不得以偃卧矣伺其曉而將炊

則密遣一軍突其營壘焉賊覺知則挨門復入而不與之戰迨其卷甲釋兵則又出一軍以鼓之由是自曉而午自午而暮無時而已則賊軍盡不得以飲食矣伺其馬之飢而刈草芻於遠所也吾復引兵小出別門以襲其虛則賊兵不能奔營出刈而賊之馬餒矣伺其馬之渴而求飲汲於它澗也吾復引兵急出它道以窺其後則賊兵不敢控馬遠飲而賊之馬渴矣吾之兵更出更入而出入不時則賊之兵日夜驚惶而進退無策吾之門或開或闔而開闔不常則賊之兵首尾相結而去留無計欲侵掠於遠郊則懼吾兵之急乘其隙欲奮死於一戰則遇吾兵之不應其鋒風則飄揚砂石糝塞眼目而賊兵不安於曠蕩之場兩則淹淅廬舍漂洒肌膚而賊兵不便於泥塗之地熱則日烘曾背而連宵不睡之卒恍然如醉而手足不能以自奉寒則冰結鬚眉而數日不食之兵僵黑如仆鬼鬼不能以自全外則驚其糧饋而不使通內則謹其烽燧而不與校近則旬日遠則一

別四

一

月至其人倦馬疲書驚夜畏然後出吾輕銳之師衝其要徑強勁之弩伏其歸道敵雖聖智亦不戰而成擒矣守城之秘法三十六其要則曰種柴曰貼城曰招箭曰虛懺曰暗塹曰透火曰備灌曰倒樾曰截徑曰密戈曰漏窟曰合洞曰門棧曰歇簪之屬最為緊切而今未之設也攻城之秘法四十二而其要則曰流星曰反炮曰透窟曰灌水曰聚沙曰堰板曰飛橋曰洒毒曰採鴿曰風藥曰流火曰去糧之屬最為緊切而今未之曉也吾今盡其所謂守城之法而尤備其所謂攻城之法故勝在攻而敗常在敵巧在己而拙常在入然是法之外必求城外通衢可容賊騎往來者為伏筌之法法用批竹成鎗煉之以火埋鎗於地絆之以藤馬足受絆則膝急鎗出而自中其脅臆矣此伏筌也復求吾城外小徑可通賊人出入者為暗窰之法法用掘地成窰廣二寸深一尺破竹成鬚橫用兩圈縱立十刺人足受陷則脚出刺入而自中其脛腫矣此暗窰也恐賊夜至而窺我營

寨也為觸網之法法用木椿一張竹檐七片貫椿檐而成弩制如獵具以之觸馬則線高二尺五寸而馬首可穿以觸人則線高四尺五寸而人首可貫弩機與一線相通觸線則弩機自發賊人遇之必疑吾兵之夜伏而不敢及我矣此觸網也恐賊夜襲而驚我士卒也為伏虎之法法用椿六十枚橫木三十枚縛而為架制如曝竿縛羊三十於架之上曳鼓三十面於椿架之下羊足與鼓面相及羊怒則雙足擊鼓夜不絕聲賊人聞之必疑吾兵之夜出而不敢以近我矣此伏虎也營壘不堅恐其驚噪為反疑之法二用啞炮藥線炬火鬼燈各穿貫於硫黃艷消紙撚之上計夜時刻為線短長先用白衣撐立如人數枚置近炬火遇燒藥然至炬火照見白色之衣宛如人立兼啞炮鬼燈之類相間而發賊人見之將謂吾兵暗伏而自遁去矣此反疑也道路阻隘恐為盜劫為遠更之法法用響棒幫子銅鑼隊鼓四件各置撞槌於近水去處立一水車隨水運轉車上安槌或密或疎遇車轉則槌棒自打亦用白衣撐立如有人物木枝陰暗如有庵舍置近金鼓兼響棒幫子之屬相間而發賊人聞之將謂吾軍潛伏而退去矣此遠更也白奔之法內安竹筴鐵針皂角刺之屬上則掩以沙土而隨其地之顏色使賊人止知其為沙土之地而不竟足陷此白奔也青奔之法內亦安竹筴鐵針皂角刺之屬上則掩以麻麥草芥隨其物之種類彼賊人知其為麻麥草芥之地而不竟足陷此青奔也馬拖之法絆索於道繫鎗於索二出於地鎗掩以土遇馬足被夯而走則索尾之鎗悉自卓其腿腹矣此馬拖也馬筒之法掘地一尺口闊三寸內置四鎌中分四旁遇馬足被陷而拔則筒口之鎌悉自中其蹄甲矣此馬筒也若此之類不容徧率如此則敵兵雖強何術之我加敵眾雖多何禍之能及我將反有以收其按營休士之功而掩覆乎敵人之所不及矣

王荊公桂州新城

已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而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
言或不死而死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其城
郭之不設兵甲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勝一日之變也唯天
子亦以爲任其罪者非獨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
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
工部侍郎余公當廣西馬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減桂州
其木甃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
之至二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无一求而不給者焉以至和元
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故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
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
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
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无城郭也卒於
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持以爲
存也及至喟然竟悟興起舊政則城郭之備也又嘗不敢以爲

另四

後蓋有其患而固之无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
治之非其法能以久存而无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起也
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
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撥于其君於其爲國之
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消二之勢而發之以赫
赫之名乘之以翼二之勤而續之以明二之功卒所以攘夷狄
而中國之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
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抚一方
脩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南仲二山甫蓋等矣是宜有記也
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鏤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歐陽公築水洛城疏

歐陽脩言邊將不和用兵大患
况狄青劉滬等皆是可惜之人

事跡須要兩全利害最難安置且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
利害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

之利極多韓琦自陝西來非以水洛為不便但恐難得而城今
僅能得之又有以成之正宜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
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之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
今若沮狄青而釋劉滄則不惟於青之意不足兼緣邊諸將皆
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劉滄經營水洛之初先以奮身力戰然
後誘而服從乃是諸蕃族畏滄之威信今忽見滄先得罪帶枷
入獄則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自今邊將欲以
威信招諸族誰肯聽從不惟水洛更無可城之期兼沿邊生戶
亦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陝西用兵諸將立事者少此
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在秦州當經營而未
暇今滄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後誰肯於邊防立事
者此其不便三也又聞水洛之戍雖能援秦州而須渭州芻糧
之助今劉滄既與狄青異議縱使城得成他時狄青怒滄之異
己又欲遂其偏見緩急不為之力則必須復失此其不便四也
若遂移青於別路則是因一小將易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
臣所謂利害最難處置者也近遣魚周詢定奪利害臣謂宜命
一中使令周詢密諭狄青曰滄城水洛非擅役眾蓋初有所稟
且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滄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
加罪今不欲直釋滄以挫卿之威宜自釋之後若出師臨陣而
違節制者自當以軍法從事然後又諭滄曰汝違大將命自合
有罪今以汝城水洛有功故使青赦爾責爾卒事以自贖俟城
成則又戒青不可幸其笑城以遂偏見如此則水洛之利可固
蕃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

胡致堂澧州譙

門記 經世安民之道除其憂而後同其樂既其寔而後修其
文蓋心志不怡則銷洋窈眇莫娛於聽聞氣血備瘁則
甘脫芳珍莫適於口體飢寒毒痛交切並至而有彼樂之思則
封疆之界不足以域山溪之險不足以固而況於墉乎况於閉

闕而高關乎仁人君子推己及物必有本末先後之序矣古之
為城也非曰必可恃也其為門也非曰必可捷也蓋亦立制度
焉尔苟得民心雖畫地而守植表而限效死者莫肯去冒死者
不能入不然崇城到天嚴扉重閉金鋪而銅鑠鐵扇而石樞無
以固結民心至於內携而外叛曾不若折柳之樊吾圃也故曰
國之有城二之有門蓋亦立制度焉尔澤陽舊苦眾溪羨盜歲
築隄防然後郊與市咸得莫厭居歲在己酉北盜南驚有守者關
隄召水以自保賊既引去城亦隨陷它日立郡於荆榛瓦礫中
遺黎百一喘焉苟活蓬戶且未安而何暇議隄之復大水時至
沈鼃產鼃稚羣病之逾一紀矣太守羅侯下車訪民疾苦莫先
斯事即帥百姓修壞補缺鄉者呻吟今者謳歌予嘗過其境呼
田夫逆旅而問焉往二它邦負耒耜頽受一塵而至者也侯之
得此蓋有道矣乃作譙門徇民之欲闔內外謹闔開置靈前以
授時樓用鼓以警軍匠則庸工役則鳩兵材則斬浮屠氏之山
泛公以來未幾告成而民不與焉侯嘗為高郵曹掾不拜僭臣
偽赦節義上聞即被褒擢及守是邦惠養凋瘵去其害惜其力
不惑異端斷其間材歸美物於公家文隆典於蕃宣蓋忠君者
必愛其民根諸良心必形諸仁術也春秋一門之廢與謹書于
策謂夫不當為而為之今侯作門而予乃記焉則見其識本末
知先後遵制度非時紕而舉羸異乎屈宜臼之譏者是可傳已
侯名薦可字養蒙

南劔州沙縣人云

烏喧 樞一城上 **雀集** 植埔寨 **急暮** 白帝

橫强弩 城高鐵甕 **春雲** 覆城上

宿霧深 孤城 **萬丈餘** 大城鐵不如小 **千萬峯**

杜甫 杜牧潤州詩 死墻杜甫

越絕孤城

柳宗元

烽槽燔

城隅杜

更望詩急

城暗杜

雲鳥

埤

華表杜

遼鶴記

積代曲江老人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四

別集

險要

輿地提綱

天下之險要不勝言也善用險者常使險在我而不使在敵險在我則敵不容窺險在敵則我反制於敵矣試相與論天下之險要可乎夫左崑函右隴蜀秦關之險也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齊國之險也鄭之險在虎牢蜀之險在劍閣吳之險襟三江而帶五湖楚之險城方城而池漢水趙不據井陘使信得之故趙為信虜陳豨不據邯鄲使漢有之故豨為漢擒自古險要之地當使在我而不當使在敵險要不在我而在敵則敵得以用之而制我矣或者猶曰四獄三塗陽城太室荆山中南非不險也而所歷非一姓三苗氏以洞庭彭蠡為險夏桀之居以伊闕羊腸為險商受之國以孟門太行為險險則險矣而今安在哉抑豈知險不可失亦烏可恃故魏文侯寶山河之固而吳起以為在德不在險晉平公恃其國之險而司馬侯乃以不可為固言之然則彼恃險而已矣徒險而死德未有不亡者也後之立國者謹毋以險為可恃而反求諸其德則亦庶幾矣

事類

地險 天險不可升也——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易坎卦 **西女**

寒

孟夏之月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培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塞元——謹關梁塞後徑

邊城要害

阻路 司嶮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

為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國有故則藩塞——嚴品——鄭莊公即

位姜氏為叔段請制公曰制一也號叔死焉佗邑唯命號叔東國君恃制巖嶮而不脩德鄭滅之左隱元秦殺

陵秦伐鄭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尔何知

中壽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於殺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

兩也必死是間余收尔骨焉注此道在二殺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嶽故可以避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

其嶮而更開北山高道以其深嶮故楚方城諸侯遂伐楚楚子使屈元如師齊侯使陳諸侯

之師與屈元乘而觀之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一國一

一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无所用之屈元及諸侯盟方城山在南陽華縣南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

其險固以齊平陰諸侯會于魯齊同伐齊一侯樂諸一當城池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

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云云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難所不至必旃而疏陳之齊

侯見之畏其衆也乃鄭虎牢諸侯會于戚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備一舊鄭地今

脫歸左襄十八年魯武城吳伐魯子洩率故道嶮從武城初武城人

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拍者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拍卽人之漚管者曰孟氏保障魯將墮成公斂

道之以伐武城克之左襄八趙趙簡子以丑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

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左定十二氏保障障平簡子曰保障哉後智伯攻一襄子乃走晉

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左定十二趙

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二
枝沈寤產龍民死叛意通監周威烈紀

歸父崔天秦小子慙次于城濮楚師背鄭而舍晉侯患之子犯
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无害也

外一而内一魏國山河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
左傳二十八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

之寶也通監巴蜀道陘一相攻秦惠王欲伐蜀以為一
周安王紀難至命司馬錯伐取之通監

周慎韻巴蜀道嶮項與范增陰謀曰一一一秦之遷人
王紀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

公為漢王王一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燒絕棧
降將章邯等二人以距塞漢路通監漢高帝紀

道漢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
道一所過一一以備諸侯盜兵阻棧棚也架木為之亦名關

道史張良傳筑為甬道漢擊楚於滎陽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
滎陽而西漢王軍滎陽一一一屬之

河以取教倉粟車不得方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二
通監高帝紀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

陘口號二十方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遠
闢其鋒不可當云云今井陘之道一一一軌騎不得成列數

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
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

否則必為一子擒矣成安君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韓信
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

三十里止舍平日鼓行出井軍不得渡齊楚與漢夾淮水
陘口大戰破趙軍韓信傳

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
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之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

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之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

還以幸天下帝遂
還京師唐子儀傳**重在關隘**

攻燕山之地北戎入燕有三
關之限曰松亭曰古北曰居

庸而平州之東有諭關實金人入寇之路凡此數關可以限蕃
漢一夫守之可以當百宣和奸臣知取燕而不知取燕之險

蓋燕之重以有關限之蔽也得燕而无險與不得燕何異况平
州與燕山異路當時金人但未歸燕京六州耳即未嘗盡得關

内之地而虜人自平州而入寇此
乃議割燕山不明地理之故也**全在沙漠**神宗元豐五
年种諤上言

歷觀前世本路戎狄與中國隔限者利害一一若彼率眾
度漠入攻彼先困我渡漠往攻則我先困然而西戎常能為邊

患者以漠南有山界之粟可食山界之民可使有山界之水草
險固可守若能使漠南无此則彼之羸糧罷師自可以開關延

敵以待**勞聖政江南七渡**左司諫吳表臣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郢
下至常潤十郡之間其要緊处不過七

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鄒
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州

是也惟此七渡當擇官兵修器械其餘
畧為之防足矣詔以付沿江守帥長編**淮南三口**嘉定七
年七月

真德秀直前奏言今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敵之糧道實出于
茲而淮陰无尋丈之城无尺寸之兵徒以山陽可恃而已然山

陽雖大前无淮陽之蔽後无寶應之援若敵以軍兵遮前奇兵
斷後則高郵淮陽之路絕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

而江浙震矣淮西糧道在渦潁之口敵之糧道亦自此而出而
濠梁安豐城則卑薄地則堙狹兵則單虛徒有廬和可恃而已

然有安豐之屏扞則敵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之蔽則敵始
不得以走廬陽借有它徑可由而吾以廬和當前而濠壽斷後

則彼有腹背之虞我有犄角之助其能深入
乎欲固兩淮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說也**李白蜀道難**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二於上青天蚕叢及魚鳧開國何
茫然尔來四万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
以橫絕峩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鈎連上有
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
猿猱欲渡愁攀緣青泥何盤二百步九折蒼巖恣捫參歷井仰
脅息以手抚膺坐長歎問君西遊何當還畏途巖巖不可攀但
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呼雌遠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空山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峯去天不盈尺
枯松倒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砅崖轉石萬壑雷其峻也
如此嗟尔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
萬人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
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
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華翠微譙議

臣聞屯守之地當其衝要則一
人之力可以敵万夫非其衝要

易五下

方

則万夫之勇不足以敵一人故秦人守要害之地而併吞六國
司馬仲達據四達之衝而蜀不敢爭齊人之守李海鄭人之
戍虎牢孔明之屯渭南孫權之塢濡須皆是道也然一國有一
國之衝要天下有天下之衝要不知重守其所謂要害之衝而
一切泛然於賊人不由之道則兵旅日增費用日廣吾見其勞
師置財於非所用力之地彼間之可乘隙之可伺固亦自若而
堂二之中國將為死人之境矣今日之形勢關蜀之外莫如漢
急也故唯東之地屯儀真維揚以當連泗海臺之衝屯合肥南
巢以當渦濠汝穎之衝屯中黃崗漢陽以斷安復之衝
屯襄陽樊城以斷唐鄧之衝此其選擇形勢精據利便固无可
議然地之相去千有餘里其間小徑間道姑置不論通都大驛
平原曠野類皆屯戍遺闕臣切憂之取淮而言自柘臯南巢草
鞋嶺野父山廬江至瓦隔河固足以入江自安豐桃城金牛航
步沙湖版橋羅場鎮至盤小寨亦足以入江矣然筭陂巢口之

水峻如瀉油鐵脚楊梅之山峭如立壁敵雖垂雲霧集倍道而至中間險阻崎嶇林木茅草未足深畏至若自濠梁升高山巖山大青山並山定遠黃蓮皇甫山梁縣望桑根山宣宗而至項亭則東西數舍南北一望高則平崗小坡不過尋丈卑則淺溝狹澗不過數步既无関隘可以遏其鋒復无屯戍可以絕其後賊若勁從此徑突入和州屯兵楊林梁山白山等處控扼大江東浚柵江裕溪以造舟楫北浚東関肥水以通漕運借曰未能涉我風濤之險所謂 國家湖南江西歲計米麥之運不敢東下則版曹生置而骨髓先枯浙西淮東按月系益權貨之商不敢西上則諸路總司无措而肝腦先潰此濠梁歷陽之虛實江淮之勝負係焉可无重兵以守之耶取 **○** 而言自長樂平林新店陽城石井河步石河而入安河固足以入漢自桐柏范庄馬崗補口勸羊湖營河而入隨河亦足以入漢矣然應山大靖尚有鄉兵團結土門九里尚有舊関故壘敵雖越險而來亦不足

畏至若自唐州湖陽分界山至棗陽自車橋湯川至郢州自湖穴走馬崗道人林上石至隨州則北自唐鄧南至漢水无林可依无澗可隔雖有安河守把之卒而地无関隘不足以拒其衝雖有華陽棗林義勇之兵而勢非險阻不足以抗其銳賊若勁從此徑突入漢右復取樊城柳林山谷石堰長關白木等処直 **○** 漢水北據荆門虎牙班竹馬梁諸関以為自固之策南據江陵建陽潛江以為屯守之計置襄陽於不攻而前襲荆南則襄陽已在其圈圍之中棄光化於不爭而遠憑巫峽則光化已居其囊括之內借曰未能舳艫千里以爭我東下之勢所謂三巴之險已塞而吳蜀有離析之憂荆襄之區不全而江淮无犄角之勢此隨州棗陽之虛實荆襄之得失係焉是豈可以不問耶近日諸將惟知以重兵固守渦口南巢而濠梁定遠反視為閑慢之地故賊兵大入於環滁歷陽之郊惟以重兵固守神馬坡樊城而車橋胡穴上石反視為不急之所故賊兵大入於安復

郢隨之境此其衝要自今宜令行下淮漢帥臣搜尋前件險隘
分兵固守差官即制明立斥堠近置策應吾軍進取則留此以
為勁捷之道而取其有先人之便賊軍入寇則設此以為掩襲
之所而避其有闕我之謀則三邊之形勢可全而淮漢之津可
死潛涉之憂
矣是謂屯要

詩集

崆峒薄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弥惡岡亦山相經巨雲
水氣參錯材洶峽角來天察壁面削磳西

五里石舊怒向我落仰看日車側俯恐地軸弱
飄飄有風霜霰浩漠二昨憶踰隴坂高秋視吳岳東笑蓮花卑北知
超然侔壯觀已謂隱寥廓突兀
猶趁人及茲嘆冥漠社青陽峽
棧道濕細泉兼輕水沮洳
行迫此短亭急石門雲雷隘古鎮峯岵集旌竿暮慘澹風水白
刃溢胡馬毛成單防虞此何及嗟尔遠戍人山寒夜中泣杜龍

方自茲

晨發赤谷岸險難
亂石无改轍我車
已載脂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飢杜赤谷

不可度

行邁日消二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積阻霾天
寒二峽一一我實衣裳單况當仲冬交泝公增

波瀾野人尋煙語行子旁水餐此
生免荷父未敢辭路難杜寒峽

不易論

首路栗亭西尚
想鳳凰村季冬

携童稚辛苦赴蜀門南登木皮嶺艱嶮
汗流被我躰祁
寒為之暄遠岫爭輔佐千巖自朋奔始知五岳外別有它山尊

仰于塞天明俯入裂厚坤云云高
有廢閣道摧折如短轆杜木皮嶺

未可傍

推天有設嶮劍
閣天下壯連山

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關百
万一一珠玉走中原岷峩氣淒愴二皇五帝前鷄犬莫相放

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與割
據極力不相讓吾將罪真宰意欲鏗壘嶂恐此復偶然臨風默

桐門 犬鷄斷 十月陰風盛北風無時休蒼江洞庭岸與

子維雙舟霧雨晦爭壯波濤怒相投 四德糧絕誰與謀相去不容步峻如礙山丘 云云能 驛馬

令暫開齋過是吾無求 韓洞庭湖阻與贈張十一看 隕 念昔從君渡湘水大帆夜劃窮高梳陽山鳥路出臨武

一搥地驅頻一踐蛇茹蠱不擇死忽有飛詔從天來 昨 車輪摧 主賜路詰曲 如馬戒舟 巨石水中夾江寒

兩如馬一航天意存傾覆神功接混 射工伺影 瘴江南

注干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杜鰲瀨唯 巧一遊人 一颯卅偏驚旅客船從此惡來非一事豈是華髮待

流午柳頰 瞿塘誰敢過 白帝城邊足風波 北

南江行 上何所苦 北 上緣太行 磴道盤且峻巉巖凌

火連朔風殺氣毒劔戟嚴風裂衣裳奔鯨夾黃河繫齒屯洛陽

前行無歸日返顧君舊鄉 又掉尾 駘牙能秋霜 嘆此北 上苦停驂為 濤浪相衝

之傷何日王道平開顏觀天光 李白北上行 撞 廬山高哉幾千仞方根盤幾百里截然屹立乎長江

西來走其下是為楊瀾左里方洪濤巨浪日夕相舂撞上 磨青蒼以黯黯下壓厚 江山昔最雄 平時都邑今為陋

土之洪厓歐陽廬山高 荆楚先賢多勝迹 不辭推乃酒問鄰翁

歐陽公夷陵感暮書事呈元珍表臣

○橋道門

道路 附 馳道

輿地提綱

道路之設人之所繇以之四方者也夫東西南北不同其方則所繇之路不同其趨故之越者必南轅之燕者必北旆之齊而西之秦而東則車轍馬跡為背馳矣是以出門必問途跬步之差千里之迷天下之不能无道路也久矣昔者堯自洪水之後一時之道路幾為之不通矣而堯則咨禹平之禹乃陸行而乘車水行而乘舟泥行而乘橈山行而乘橰隨其所之刊槎其木於是九州以開九道以通是則禹之功也向使不有禹之功則獸蹄鳥跡交乎中國龍螭蛟涎不待異日而後見也彼趙孟觀乎洛而美禹之功且禹之功豈獨於洛之觀哉凡今之道路惟其欲之无所不通亦猶夫洛也故異時魏絳卒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跡畫為九州經啓九道其亦思禹也夫抑亦美禹也夫

事類

良為

一 徑路

震為

一 震為大

開通

李春之月司空以開通道

路毋有障
塞記月令

平易

一 司空以時

一 道路

左襄三十

道周

有杜

生於道左云云
生於道周詩

徑術

一 孟春端

一 端正也

微行

一 遵彼

一 微

行墻下
行逕詩

大路

一 遵大路

中達

一 施于

一 通道

一 疾驅於

一 大都詩載驅

阻且長

一 道

一 阻且躋

一 道

一 野廬達

一 氏掌

一 國道路
禮地官

合方掌

一 氏

一 達天

司險達

一 其

道路

官 虎賁使 一氏若道路不通有微事 則奉書以於四方 禮夏官 九軌七軌 經

一環涂 一野涂 五軌 一達九達 一謂之道路 二

涂謂環城之道 禮冬官匠人 旁出三達謂之劇旁 旁出歧多故曰劇 四達謂之衢 五達謂之

康六達謂之莊 康樂壯盛也 七達謂之劇 八達謂之崇 期崇多也多道會期 七故謂之劇 駮 八達謂之崇 期崇多也多道會期 在此 一謂之達 一曰道言似龜背故曰道 爾雅 有徑有

吟 遂人凡治野夫間 一遂上 一十夫有溝之上 一百 夫有洫 二上有涂 千夫有澮 二上有道 万夫有川 二上有

路以達于畿 徑容牛馬 吟容大車 涂容 乘車 一軌道容 二軌路容 三軌 禮地官 為阡為陌 南北

東西 一男左女右 道路 一子由 一女子由 列樹表 風俗通 一車從中央 記曲禮

道 周制有之 一樹林為阻 司嶮掌九州之圖以周知 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

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 一之 一以 行者遜路 虞芮爭 一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 禮夏官 田而訟

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 盍往質之 入其境耕者遜畔 一 一曰嘻吾侪小人也 不可以入君子之庭 退以所爭之田為

閑田 家 爵者為辟 凡道路之舟車繫互者 叙而行之 凡有 好生 節者及有 一 一 一 一 辟 二行

人 禮野 廬氏 草穢塞路 定王使單襄公聘宋 假道於陳 道 於 孔六帖 桃

李垂街 子產相鄭 桃李 一 璧馬假道 晉獻公欲伐虢 荀息請以屈產

之乘與垂棘之璧 假道于虞 左傳 二 金牛通道 秦惠王欲伐蜀 乃刻石牛置 黃金於後 曰此天生能糞金

大原上黨一輒為一所窮慟哭所籍常率吾獨篤不由

一陌上人號為道士一所窮慟哭梁車轍一輒一而

近下避故吏王我簡脫不持儀刑好乘巴滇馬雖為三司

戎故吏多至大官相逢我率尔私行巡省園田不從一人以手巾插腰

輒道一之竹林七賢自避士公北齊司馬膺之神氣甚高性方古舊與揚

情同為黃門郎至惜為尚書令抗礼如初曾路逢惜威儀道引

乃於樹下側避惜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一

一本不避路不齊糧唐太宗一不拾遺行旅道比日

卿惜甚重取給予道通監道比日

列肆元宗一路一具酒水壞其棧封教大中二歷

使鄭涯開新路一雷碎其石高駢鎮安南使者歲

教更治斜谷道行者告便至乃鑿道五使置兵

護送其徑有青石或傳馬援所不能治既因問田父朱泚

攻有一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敗走

昏迷不辨南北一路於一父曰豈非朱太尉邪源休止之

曰漢皇帝父曰天地不長惡蛇鼠不為龍天網恢恢去將何適

遂亡所在狄仁傑帝幸以陽宮為知頓使并州

南都新書何避妬女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

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

伯清塵雨師洒道一如女一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

道逢宰相劉公安世作都承旨待制欲至梁門見一相識

遇之於塗除去席帽涼衫歛馬於後溝廟下既至遣人傳語相

揖而過當時若无所據則為犯義微仲歸不下廳呼門下省法

吏問從官一如何吏檢條但有尚書省官避今僕兩省

官各避其官長而无兩制避宰相之法微仲遂止然終不樂

馳道 躡道樹松 秦東窮燕齊南極吳越一一廣五十步

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 御道植柳 隋煬帝大業元年發淮

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旁皆築一一以 行豹尾中 中孝元皇后父名禁

避之故曰省 至龍尾道 安祿山逆謀日熾每一一南

元殿前龍尾道自平階地凡詰曲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

里 以車記里 黃帝遊幸天下 里置銅表 魏文帝

芝大道之傍一一 里植槐木 韋孝寬為雍州刺史先

爾當天下同之於是分諸州道路一一里植 韶州創驛堠

徐申還一一刺史徙 夏州復驛堠 李吉甫請起一一至

治故州一一孔帖 兩京置辰堠 開元二十九年命觀風使鄭審檢

自審始 劉夢得驛路記 大和二年閏三月蔡陽守歸厚

也事始 上言臣治所直天下大遠肘武

牢而咽東夏誰何宜謹啓閉宜度先是驛于城中駟逝不時四

門牡鍵通夕弗禁更請于外隧永永便安制曰可守臣奉詔无

徵命无奪時廢羨財募游手逮八月既望新驛成鄭人胥說瑒

石而紀曰在兌之方面玄負陽門街周道墻陰行蔡境勝于外

也遠購名材旁延世工暨塗畫督斲斲剛滑術精于內也遠廩
有甲乙牀帳有冬夏庭容牙節庶卧褰裳示礼而不恩也內有
外廩高倉邃庫積新就陽峙錫就燥有素而不愆也主吏有第
役夫有區師行者有饗專孳行者有別邸周之以高墉乃樓其
門勞迎展繩繫之敬饒別起登臨之思溱洧波瀾高丘雲煙四
時万象來賦於我走數奔蹄遄征急宣入而忘勞出必憂頤其
傳舍之尤乎太守姓楊氏字貞一華陰弘農人鄭為雄州非聞
人大吏不得在其選夫驛之宜遷于外也前此二千石嘗言之
而重政作若貞一可謂果
於徙政而决行其言惜乎

詩集

披榛得微路杜行木抄路危杜山望鄉

路豈无平肩輿莫辨緣江路青郊堂成詩武陵源

失路杜遺貝蔣詡徑築應同羊腸路車輪為之摧

裙腰徑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白樂天杭州春望

雪暗天欲渡黃河水空川欲登太水平橋野路杜遺貝

桑麻映宛洛佳遊春色滿皇州結軫青郊路迴瞻蒼江

歸約主綠時詩元
暉和徐都曹

馳道飛慶夾江西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云云

里族高厯歷堆堆路傍埃一双復一隻迎我入秦關送
我入楚溪千以高山遮万以遠水隔吾君

